

看著黑板上寫著自習，佐藤秀一的腦袋陷入了停擺狀態。照課表來看的話，這節課應該是英文才對。熟悉的老師會在講台上用有些冰冷的聲音教課，給學生佈置雖然繁重但還不至於超出能力範圍的功課。今天一整天都跟平常沒什麼不同，他原本是這樣覺得的，一直到在上課鐘響起之後，那個總是在上課鐘響前就會到教室、打開點名簿、決不會讓任何學生有機會遲到的英文老師都沒有出現，他才察覺到了好像是哪裡不對勁。

接著門被拉開，他們的班主任匆匆走進教室在黑板上寫了些字後轉過身對講台下的學生說，今天老師因為生病所以臨時不能來，讓他們乖乖的待在教室裡自習。自從那一節課開始，接下來一整天佐藤就像是失神一樣，不管做什麼都一副漫不經心，打不起精神的樣子，但放學時間一到卻又比誰來跑得快，一轉眼的時間就已經從學校中消失了。

放學的少年連制服都沒有換掉，就直接跑到了打工的餐廳。踏進餐廳的大門，快步的走到了舞台附近，誰也不在。想想這也是理所當然的，畢竟那人連學校也沒去了。少年這樣想著，然後垂頭喪氣地走到了吧檯前，對著裡面的人說：「杰納斯大叔，你知道宵的住址嗎？」

*

見到穿著學生制服的吉他手，大叔露出古怪的表情：「佐藤醬？……我還以為你是來幫宵醬代班的呢。」話到後頭無奈地笑了笑，將桌上冒著煙的紅茶倒入溫牛奶，輕輕推向少年。「你想找他是嗎？」

幾天前才聽到八卦的老黃，說有其他餐廳想邀請舞台上的兩人去演出，宵一口答應了，畢竟那不只是有幾個星級，在美食雜誌上亦好評連連，就算廚房裡的兩人想潛入考察也訂不到位。即使如此，對料理有些自負的廚師們，也免不了見面就虧幾句，直到昨晚下班都還開著宵要帶著佐藤一起跳槽的玩笑，今天早上收到的簡訊卻令杰納斯頓時笑不出來。

「那倒霉的傢伙，偏偏這時候被傳染到流行性感冒，現在連聲音都發不出來。」杰納斯壓低著音量，寬大的手掌在脖子前隔空掐了一下，比手畫腳地不知道少年能聽懂多少，他皺起眉間嚴肅地說：「總之，佐藤醬自己要小心，他絕對不想讓你也被傳染。」隨手抽起剛出餐的點單，在空白的背面簡略地畫上地圖，一格一格的方塊中有一道拱門橫跨在寬大的路上，盡頭的街區被標注了八分音符，一旁寫著樓層和房號。

「不過也只有佐藤醬能去探望他了，祝你好運。」

*

「唔、那麼嚴重？說的也是，所以才沒去學校啊……」佐藤一邊回應杰納斯的話，一邊接下對方替自己畫好的地圖。雖然沒有些出路名，不過憑著上面畫出的特徵應該還是找得到地方的。「不過不用擔心啦，我的身體很好，不怎麼會生病的。」

少年把地圖折起來後放進口袋裡，然後把推到自己面前的紅茶一口氣喝完。放下杯子的力道雖然不大，但是也足以發出了清脆的碰撞聲。這時候的少年看上去心情並不是很好，他看著舞台的方向輕聲唸了句：「連這種事都瞞著我……」隨後又立刻恢復了笑容，對吧檯裡的人說：「謝謝你告訴我這些，紅茶很好喝……啊，還有我能普通的說英文的這件事，之後別告訴宵喔。」說到最後一句，少年露出了帶有些調皮在內的笑容，接著就立刻揮揮手跟人道別，跑出餐廳。

有拱門的街道，應該是位於住宅區的公寓，他是否該慶幸還好有個明顯的目標讓他開始找路。雖然迷路花了一點時間，中途去了趟超市買探病用的東西，但在抵達地圖上的地址時太陽還沒西沉。佐藤來到了地圖上所寫的樓層，一次又一次比對眼前的號碼跟紙上的號碼是一樣的後才按下了電鈴。

*

寂靜無光的室內，男子聽見門口傳來突兀的電鈴聲，被窩裡的那人意識朦朧地伸手按開自己的手機，確認不是預設鬧鈴的聲音，他戴上床邊的細框眼鏡，便將還發著光的螢幕放回枕邊。即使睡了大半天，不具名的疲倦彷彿還在纏在手腳上，他無暇打理自己，只管拖著沈重的腳步從臥室緩緩走到大門邊。

佐藤？從貓眼看見的身影熟悉得像是幻覺，男子揪緊眉間，將門推開一條細縫，明明在每個白天都晃過眼前，穿著學生制服的少年站在家門口卻像是夢境那般離奇，哪怕夕陽在佐藤的臉上勾勒著金色的邊，他也只是愣愣地看著，混沌的腦子還無法正常地思考，玻璃鏡片底下的眼神瞥見那張紙條，男子蒼白的臉色更像泛著青。

「……。」緊皺著眉的他張了張口，卻發不出半點聲音，琥珀色的眼神帶著幾分怒意和自責地撇開，最後還是拉開了門，示意讓少年進屋。

*

看著宵的臉，少年的表情明顯透露出擔心，卻又有那麼一點的不悅在其中。就算如此，他也什麼都沒有說的踏進門內，一直等到門被關上之後才開口：「就算有什麼想說的也等你先把病養好，等你可以好好講話之後要說教還是要怎樣都可以。」

*

他按開玄關的開關，白光燈管照亮陳設簡單的客廳，電視櫃裡密密麻麻的音樂專輯透露了男子的喜好，原本放在餐廳舞台上的吉他，被重新擺在沙發的一旁，牆上除了掛鐘以外還貼著印有一排月相變化的長條海報，充當餐桌的茶几上則是堆著幾疊考卷和參考書。相較充滿生活感的客廳，轉角的開放式廚房乾淨得像是昨天才安裝好，流理台上只有手沖咖啡組和熱水瓶。

男子搓了搓少年的頭髮，指向客廳的沙發，便走向後方的房門內。沒過多久，他戴上口罩，拎著筆記本和鋼珠筆出現，男子在沙發上縮起膝蓋寫字，皺著眉頭吃力地想讓昏沉的腦子運轉起來，他斷斷續續地寫著幾個單字和符號，想大致上交代自己的病況。發燒、發冷、喉嚨痛被圈在一起，頭痛則被畫了個滿分的花丸，一旁寫著止痛藥。

把筆記本交給佐藤之後，自己又去房間裡拿了條毯子出來，縮在沙發上靜靜地看著少年。

*

看著筆記本上的字，少年沒有多想的拿出手機，鏡頭對準了上面的花丸之後快門聲立刻響起。「做個紀念，我也想被畫花丸。」少年很快地補上一句解釋，然後才認真看著筆記本思考：「喉嚨痛的話……粥應該會比較好吞吧，發燒的話我有帶一些退熱貼來，嗯……」說到這裡，少年看了眼廚房，雖然乾淨歸乾淨，但有沒有廚具倒還是個問題。

在這時，少年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一樣的，把手伸進他帶來的塑膠袋裡摸索，最後拿出了一罐液體。「總之，」少年用輕快的語調說著：「做為宵什麼都沒有跟我說的代價，我幫你準備了感冒糖漿。」天藍色的雙眼眯了起來，緊盯著那個在沙發上縮成一團的人，「這個很有效喔，如果你拒絕我的話我會很傷心的。」

*

看見藥瓶，本來虛弱的那人更是面如死灰地倒向沙發椅背，無論多苦的藥丸他都願意吃，唯獨那為了掩蓋藥物的苦味，被製作得甜膩的感冒糖漿，那種極端的味道他向來敬謝不敏，如今卻沒有拒絕的餘地。

披著毯子的他拿起筆記本，在新的一頁低頭寫著「對不起，謝謝你的感冒藥。」琥珀色的視線仍低垂著，他悄悄地瞄了佐藤一眼，筆尖回到空白的一角「在那之前，想吃佐藤做的飯，可以嗎？」或許是拿在手上書寫的關係，有失平日工整的字體愈寫愈小。

把筆記本重新交給對方之後，男子逕自走向廚房，從壁櫥裡拿出簡單的廚具和鍋碗，光滑的表面僅有幾道細微的刮痕，與總是用來沖泡麵和咖啡的熱水瓶，和加熱食物的微波爐相比，看得出它們鮮少被使用，所幸冰箱裡除了麵包還有小包裝的米，但也沒有更多食材了。

*

「唔，雖然我想說可以，但除了米之外什麼都沒有啊，比我想的還糟糕。」打開冰箱掃了眼裡面的食材後，少年的語氣當中帶有明顯的苦惱。「我去附近的超市買些東西，宵先去休息一下吧，我很快就會回來。」

佐藤看向一起站在廚房的人，輕輕的笑了笑：「還是宵有什麼特別想吃的？病人說了算，除了不想喝感冒糖漿之外的請求我都會聽喔。」

*

男子平時就吃得少，生病的他更是沒有食慾，本想煮個粥就打發掉這餐，思考普通的民生問題此時卻對昏沈的腦袋有些難度，所以他乾脆地搖了搖頭。玻璃鏡片映著少年熟悉的笑容，熟悉得令人感到安心，彷彿沒有多餘的力氣思考，男子連著身上的毯子輕輕抱了上去，寬大的手順便揉了揉佐藤的棕髮，才滿足似地鬆開對方，口罩遮去了大半表情，鏡片下的琥珀色眼瞳笑得溫柔。

他輕拍了下少年的肩，便前去為對方打開玄關的門，停頓了會便從鞋櫃裡拿出另一把鑰匙交給少年。

*

看著被交到手上的鑰匙，少年愣了一下，然後才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他開心地抱住了男子，繞到對方身後的手輕拍著對方的背：「好啦，宵快去休息啦，先睡一覺也好，等到飯做完了會再叫你起床的。」說完，少年有些不捨得放開了對方：「那我出門了。」

少年踏出了門，在門關上之前又回過頭向在屋子裡的人揮手，這才照著當初來到這裡時的記憶離開，尋找距離最近的超市。

*

關上門後，他去浴室洗了把臉，試圖用冰水令自己打起精神，像昨天晚上一樣坐回沙發和茶几之間，撐著還有些熱度的前額繼續批改學生們的考卷，但改不了幾份，數著扣分的心算又出了錯，還是只能如佐藤所說的躺回床上休息。

男子將茶几上的考卷和參考書在手上抱成一疊，走進公寓唯一的臥房，他該慶幸明天又是週休日，足以好好消化未完的工作，卻免不了又擔心起幾天後的演出，要因為「歌手突然感冒了」這種老套的藉口而變卦，發生在自己身上也只能當作被開了天大的玩笑，雖然殘酷，但區區流感，總不可能真的讓他病到音咲祭，躺回床上的男子這麼想著，否則那將會是更殘酷的事。

*

一段時間過後，門被悄悄地打開。拎著被裝的滿滿的購物袋，少年放輕腳步走到廚房。他把會用到的材料通通擺到了流理台上，一項一項的開始慢慢處理食材。切菜聲、煮水聲和偶爾會傳來的，少年的自言自語聲，原本寂靜的空間突然之間變得熱鬧了起來。食物的香氣自廚房開始飄散，佈滿了客廳。

把在鍋中的粥盛了些出來到碗裡後，少年端著碗在客廳繞了幾圈，最後還是把碗放到了茶几上，自己則是站到了除了浴室之外唯一的那扇門前，簡單地敲了兩下房門後站在外面說：「宵，飯煮好了……你要在房間裡吃嗎？需要我端進去給你嗎？」

*

男子從夢裡醒來，聽見和夢中那人一樣的聲音，才知道剛才腦海浮現的畫面不只是夢境，而漾起淺淺的笑。他在漆黑中敞開房門，料理的淡淡香氣隨著光線滲透進來，鏡片後的那雙琥珀色眼睛倒映著門外的少年，這副景象幸福得不太真實，但光是如此就令人心滿意足了。男子回應著：「……。」雖然疲勞被來人驅散了大半，喉嚨卻只能發出細微的摩擦聲，他嘆了口氣，如果不是感冒就好了。

寬大的掌心取代答謝似地，輕輕撫著佐藤頭上的髮絲，暫時用來交談的紙筆被他忘在茶几，於是無法出聲的男子摟起少年的肩，慢慢地走回客廳，把人安在沙發上。

*

被帶到沙發上坐好的少年明顯是沒有反應過來到底發生了什麼，只是又伸手揉了揉自己的頭，露出了傻笑，然後伸手環住男子的腰，整個人緊貼在對方身上，看來是完全忘記了來到客廳的目的。

「宵還是很不舒服？該不會在我出去的期間沒有好好休息吧？」雖然是看似開心的抱著對方，但是佐藤還是忍不住的噁了幾句：「如果不多休息趕快好起來，我會很困擾的喔，因為這樣就聽不到宵的聲音了。」

*

男子對黏著自己的熱源滿意地眯細了眼，手就要伸向茶几上的熱粥時，指尖因為少年的話心虛地頓了頓。雖然一開始不願意讓佐藤冒著被感染的風險來探病，但見到人之後又開心得睡不著覺，這種彆扭的心情，還好啞著嗓子的現在不必說出來，男子如此慶幸地想著，另一隻手只是順了順少年的後腦。

但他也沒打算一直抱病取暖，男子勺起碗裡的粥，米飯被佐藤煮得軟而不爛，連蔬菜和魚肉也入口即化，雖然調味比一般的料理來得清淡，那大概是顧慮到病人的關係，不油不膩地正好符合男子現下能接受的味道。或許是熱粥不怎麼需要咀嚼，也不見男子大口吞嚥，但這大概是他少年面前吃得最快的一次。

再來一碗。男子雖然想這麼說，但這句話還是留到能夠說出口之後，少年會更開心吧。於是他放下還有些餘溫的空碗，悄悄嘆著氣，便朝佐藤攤開手掌。

*

「嗯？吃完了嗎？」注意到見底的碗，對於碗裡的比預想中還要快被清空這件事，佐藤顯得有點驚訝，這才放開了宵，然後把被擺在一旁的筆記本和筆放到那隻向著自己攤開的手：「有什麼事先寫下來吧，我再去幫你盛一碗。原本還擔心宵會沒有胃口呢，哈哈，太好了。」

看到自己做的食物被吃個精光，少年滿意的笑著。他其實都已經做好了會剩下很多的心理準備，不過這樣看來倒是不需要去考慮剩下的食物該怎麼辦。少年端起桌上的碗，在走到廚房的同時還哼著歌。當他再次回到男子身邊時，手上的碗有著跟上一碗相同份量的食物。他把粥放到了桌上，接著很自動的又黏在男子的身旁。

*

看著被交到手上的筆記本，男子又笑了笑。沒有被如他所願地被塞上那瓶感冒糖漿，不知道佐藤只是開心得忘記了，還是單純地想知道自己的想法。男子熟練地轉了轉筆，望向落地窗外的夜不知何時深得和窗簾一樣的黑，隨後一瞥牆上的時鐘，才驚覺已經快過了末班電車的時間，印象中少年的住處離這裏有些距離，他在空白的邊角推算著交通時間，猶豫了會，最後筆尖緩緩地在紙上寫著字句。

「可以吃感冒藥了。」一如男子白天的板書那樣端正的筆跡，被攤在少年面前「還有，佐藤今晚要留下來嗎？」他的臉隔在薄薄的筆記本之後，發燒的症狀突然發作似地，只有臉有點熱。

*

「可以留下來嗎？」看到筆記本上的字，少年明顯露出了期待的表情：「那我先跟家裡說一聲！要留下來！」

少年迫不及待的拿出手機，卻在看著手機螢幕幾秒後把手機放到一旁：「不過在那之前要先吃藥呢。」少年的手上沒了手機，取而代之的是那罐他在剛來到這裡時就給宵看過的藥水。拿著感冒糖漿的少年露出笑容，對著宵說：「宵自己都說要吃藥了，應該做好心理準備了吧？來，拿去吧。」

*

男子接過那瓶感冒糖漿，走向流理台替自己倒了杯水。和在口中化開時會散發強烈苦味的藥丸不同，半稠的焦糖色液體從瓶口就飄出淡淡甜味，幸好瓶身上的標籤說明一次只需服用約四分之一的份量，他一點不想都不想多喝，於是冰涼的口抵著雙唇，緩緩地傾斜著藥水瓶，直到糖蜜般的藥水悄悄溜進齒間，濃厚的甜味沒有掩飾藥物的苦，複雜的味道在嘴裡流動，男子僵著表情，抓起準備好的水杯灌了一大口。

似乎是把水喝得太急，男子別過臉去猛咳幾聲：「咳、咳……好甜！這是用什麼做的啊！」皺著眉頭的他忍不住一邊抱怨，一邊惱怒地盯著藥水的成分說明，內容除了天然藥草和化學藥物以外，還有大量的蜂蜜，但無論如何那味道他真心不想再嚐一次，又再把杯裡剩下的半杯水喝完。

「……咦？喉嚨……」他的聲音略顯低啞，卻不怎麼痛了。

*

「說過了，很有效的。」少年一臉得意，接著伸手揉了揉宵的頭，就像是對方平常會對他做的那樣：「乖乖喝下去的宵也很了不起，不然就這樣吧，如果宵答應我在感冒好前都會好好喝藥，我就實現你一個願望……啊，除了英文考一百分那種願望，不管什麼我都會聽，好嗎？」

少年說完後起身，再幫因為感冒糖漿而變得臉色難看的人倒了杯水，然後就又黏到了男子身旁：「不過久違的聽到宵的聲音，第一句竟然就是抱怨，真掃興。」

*

頭頂突然傳來的觸感像是被安撫了一樣，男子有些彘扭地坐上沙發，看來他的味蕾還是逃不了被感冒糖漿摧殘的命運，至少他還能在下次服藥之前，再多吃幾口佐藤做的粥。如此想著的他便把藥瓶放在一邊，捧著碗又一口一口地治癒自己的味覺：「那個藥味道太奇怪了，果然還是佐藤做的料理比較好吃。」

碗底又被天花板的燈照得光亮，他放下空碗低聲的說：「願望啊……如果可以每天吃到佐藤做的飯就好了。」隨後又想起什麼似地，轉頭朝向身邊的人：「啊、不知道這種願望會不會許得太早呢？」鏡片下的琥珀色眼瞳少了白天的銳氣，只是笑得溫柔。

*

「那、那個是、那個，每天做菜是……太早了！這種話還太……太早了！」這下換成那個一點病痛都沒有的少年有了類似發燒的症狀，會意過來得他滿臉通紅，雙頰的熱度感覺起來上升了不少，就連說話也都結結巴巴的說不好。

那杯原本是倒給男子的水反而被少年搶去一飲而盡，喝完水的少年則是做著深呼吸，等到不再那麼慌亂後，他才小聲的說了句：「如果是便當的話，偶爾還是能做給你吃啦……」

*

男子見狀笑得眯細了眼，不變的依舊是那企圖憋著的悶笑聲，喉嚨亦是感到搔癢地令他輕咳了幾聲，「偶爾也行，那我就好好期待中午的便當囉。」他的手臂輕巧繞過佐藤的腰際，本來想一把抱起對方，雙手卻使不上力地只好摟著，側臉靠向少年的肩窩蹭了蹭，男子用低啞的嗓音說著：「謝謝你呢……佐藤。」

像是貪圖那人的溫度，他漸漸地倚在身形比自己來得纖細的少年身上，悄悄嗅著對方的氣味，髮絲還殘留在料理時的香氣，「本來怕你被我傳染，才想瞞著你的。不過，佐藤來了真是太好了。」男子說完，才把臉稍微抬起：「所以如果佐藤也感冒了，就換我負責照顧你吧。」

*

「唔，那就可惜了呢，我很想讓宵來照顧我，但是我不怎麼感冒的。」少年的語氣聽起來就像是在懊惱為什麼自己很少生病，隨後卻又輕輕地笑了幾聲，用著開玩笑的口吻繼續說下去：「不過我如果幾天後感冒了，那應該是宵傳染給我的吧，這樣宵確實要負起照顧我的責任呢。但是不要因為想要讓我感冒就故意想辦法把感冒傳染給我喔。」

說完這句，少年稍微轉過頭，迎上那雙琥珀色的眼。對少年來說，雖然這雙眼看過的次數也不少，但是這麼近距離倒是第一次，以往就只有在學校會看到的顏色，今天就出現在離自己距離那麼近的地方，倒還真的讓他有些不習慣，還有一些新鮮感。除此之外，不知道是因為生病還是其他原因，宵比以往還要親密的舉動也讓少年覺得新奇。至少在這之前，像這樣抱著人都是少年在做的事情。

「我也覺得我有來這一趟太好了。」在盯著對方幾秒鐘之後，少年才緩緩地開口：「以後如果再發生這種事，不准瞞著我喔，不然我會生氣的。」

*

「哼、佐藤不是說過自己不會感冒的嗎？這種程度哪有辦法傳染給你啊。」男子輕笑一聲，語調低沈慵懶地像是要睡著了。雖然少年身體健康的程度，大概是在下雪天裡吃下兩杯聖代都不會著涼，但如果哪天活潑的佐藤也喉嚨痛得說不出話來，即使還有吉他的聲音，那一定會安靜得令人感到寂寞吧。

如此想著的男子摘下眼鏡，他在喉間低聲回應著，再度把臉蹭進少年的肩窩。生病時感受的痛苦因為只發生在自己身上，即使吃了藥，等待康復的期間依然相當煎熬，但如果身邊有熟悉的人可以給予溫暖，那走在風雪之中也不會覺得過於寒冷，男子遠在他鄉的親人大概也是這麼想的，才有辦法在長年臥病之下還偶爾露出幸福的模樣。

沈默之中他的呼吸趨緩，突然身子一震地拉開和少年的距離：「太溫暖了不注意就……時間不早了，佐藤還是先打電話吧。」說著男子便煞有其事地收拾起茶几，拿了乾淨的碗又從鍋裡重新盛給了少年，說著「別忘了自己的晚餐啊」之後便匆匆走進臥房，從衣櫃裡翻找一套換洗衣物放到浴室，看似忙進忙出的為對方做過夜的準備。

*

「知道啦，剩下的事我自己處理就行，宵你先去休息吧。」看男子忙進忙出的，少年只是坐在原地笑了笑。雖然如此，但當男子走過他面前的時候，他還是伸手拽住對方的衣角，「還有，那個……溫暖的話，晚上睡覺要抱著我嗎？」

殘留在肩上的屬於對方的體溫，剛才像那樣和男子靠在一起，少年不得不承認他也差那麼一點就要睡著了。無可否認的，少年只是單純的迷戀來自宵的熱度，卻又說不出口，最後就拿剛剛聽到的話當做擋箭牌。

*

那聽來像是勾引的話，被還穿著學生制服的少年說出口時，男子當機似地停頓了會，淺淺地吸了口氣，才以稍冷的指尖抹著鏡框下的臉，掌心遮著大半表情，他試圖將剛才不知從何竄起的溫度退去。「這種話別亂說，太危險了。」男子搓揉著對方天真的腦袋，一邊重新扶正眼鏡。

「不過這裡也沒別的房間了，不介意的話……我的床上還有空位。」或許是喉嚨尚未康復，又或是難以為情，男子的聲音低啞得斷斷續續。離開客廳前他拎起茶几上的感冒糖漿，有了前一次的經驗，這次他閉著呼吸，很快地吞下那一口糖漿，再面有難色的配下兩大杯水才沖淡口中的甜膩。看著只剩下半瓶的藥水，倒令他有點欣慰。

「那就這樣，佐藤要進來睡覺的時候再關門吧。」說完他擺了擺手，便鑽回房門內，也沒在客廳留下任何可以當作棉被或毯子的布料。

*

等到宵回房間之後，佐藤才開始聯絡家裡關於外宿的事。只是簡單的交代自己在哪過夜，電話那一頭的人就很乾脆的說了句知道了，別給人添麻煩後就掛斷通話。這樣的放任大概是件好事吧，至少不需要想一大堆理由來解釋。少年這樣思考著，然後才走進浴室，脫掉穿了一整天的制服，把整齊的疊在一旁後才準備開始淋浴。

水聲自淋浴間傳出，任憑水灑落在身上，少年看著擺在一旁的洗髮精和沐浴乳陷入了猶豫。毫不意外的跟自己是不同品牌，所以理所當然的，「是宵的味道……」倒了點洗髮精在手上，少年聞到了洗髮精的味道後輕聲的說了一句。隨後又像是意識到自己說了什麼一樣，慌張地甩甩頭，把剛剛那奇怪的降法驅逐出腦袋後才開始在自己的頭髮和身上胡亂抹出泡沫，手忙腳亂地把全身沖乾淨，接著才稍微冷靜下來的套上宵替他準備的衣服。

當少年再次出現在男子面前時，淺褐色的頭髮上還帶有些水珠，對少年來說稍顯大的衣服就像是在掛身上一樣鬆鬆垮垮的，感覺上只要好動的少年不安分下來就隨時有可能掉下來，而少年對這點就像是有自覺一樣，站在男子的門口，用著帶有些微困擾的語氣問：「宵，沒有比較小一點的衣服嗎？」

*

房裡的人在床前點著檯燈，聽見少年的聲音才將視線從書頁上移開，他有些驚訝地挑起眉：「太大了嗎？那還是我高中時的衣服呢。」男子當然沒有更小的衣服，那些通通留在故鄉的老家了。他起身在衣櫃裡又是一陣翻找，最後從底層抽出一件有綁帶的學生運動褲，口袋那側繡

著的音咲高中校徽還沒被洗到褪色，男子穿著的時間不長，卻在衣櫃裡保存至今。「這條褲子應該也有點大……不過綁緊的話就不會掉下來了。」

他將運動褲遞給少年時，順帶朝那頭還滴著水的髮絲覆上了毛巾：「就算佐藤不容易感冒，也不要想辦法感冒啊。」男子說著，在少年的頭上揉了幾會，不讓人看見自己有些惱怒的表情。

*

「唔，我才沒有想辦法感冒……」雖然他本來就沒有立刻把頭髮擦乾的習慣，但此時他也不能說他不是故意的，才顯得他這時候的反駁有些無力。「反正我就是長的小隻，衣服才會太大件。」

少年低著頭，手上緊緊抱著新拿到的褲子，臉上的表情盡是苦悶。先不說那不管怎麼努力都追不上的年齡了，這樣下去連身高的差距也是越來越明顯。少年從垂在自己眼前的髮絲縫隙間看到了面前的人，最終還是開口問：「宵會比較喜歡長的高的人嗎？」

*

他輕蔑地一笑：「哼、比如杰納斯大叔嗎？這算什麼問題啊？我喜歡的是人，又不是身高。」語調愉快地說著，又把毛巾掩向對方的瀏海，盯著髮絲上濕潤的光澤細細擦拭著，「……不過要是我喜歡的人，哪天能追上我的身高也不錯吧？」男子彎身湊近少年的臉：「你看、這樣就可以很近地看著你了。」他的手指輕輕撥開對方的前髮，琥珀色的雙瞳對上少年的臉，兩人的距離彷彿能觸及彼此的呼吸。

男子知道眼前的少年還會不斷成長，無論是身高、學識或是情感，多的是還沒經歷過的年歲，或許少年會變得成熟、或許還是天真的像個孩子，男子只希望自己不要提前老去，讓他在遙遠的未來裡也能看著對方眼底的晴空。

*

兩人之間的距離瞬間被拉近，聽見熟悉的聲音在離自己不到幾公分的地方響起，少年反射性地抬起頭，然後出現在眼前就是如同琥珀一般清澈的雙眼。這讓少年慌張地轉移視線，至少不需要再盯著對方看。

「那我會努力長高的……」少年的手攥緊對方在高中時，在跟自己的年紀相同時曾穿過的衣物。明明就是相同的年紀，但是尺寸卻相差上不少。那就像是在提醒著他們之間大到難以補上的差距一樣，有可能哪天，會連走在前頭的那個人的背影都看不到了。「所以在那之前，請你……好好的等我……」

*

少年頭上的毛巾被掀開，取而代之的是寬大的手掌輕覆著微涼的髮絲，指尖順著臉的輪廓彷彿細細描繪，觸及佐藤迴避的眼角：「好啊，不管多久我都等你。」唇角的弧度半分未減，男子起身的時候，朝少年的額頭輕吻了下。雖然知道佐藤想長高，但或許長得慢一點也不壞。

「不過還是快點換好褲子吧？」說著便走到床邊，闔上剛才攔著的小說放回書桌，男子敞開雙人床上的棉被，將細框眼鏡折疊在床頭櫃前，便空著身旁枕頭的位置，等人自己躺進來。

*

「唔、嗯、我馬上就換好！」少年抱著褲子跌跌撞撞地跑出房間，沒多久後就穿著比較合身的褲子回到房裡，鑽進男子的被窩。少年側著身子，面朝向男子的那一邊。雖然有試著閉上眼睛讓自己睡著，但卻被自己的心跳聲吵到無法入眠。他用指尖勾住了男子的衣服問著：「宵的身體有好一點了嗎？」

*

被窩裡的男子亦側向少年，他悶悶的發著單音，才緩緩開口：「喉嚨好一點了……」低沈的話聲透露著慵懶的睡意，那雙琥珀色的眼被睫毛半掩著，床前的檯燈早已熄滅，漆黑的房間如窗外的夜，只剩月光從窗簾的間隙悄悄撒落，靜靜流淌在兩人之間。明明比平時多了一個人的體溫，男子卻這麼說著：「……只是、還有一點冷。」

男子的手試探地伸向佐藤的腰際，觸及那稍顯嬌小的背：「這樣就好了。」

*

「嗯……」被那樣抱著，讓少年很自然地移動身子，往宵的方向靠近了些，「很溫暖……」

心跳聲這時候猶如安定著少年的節拍一樣，他稍微挪了下位子，讓自己的頭能靠到宵的身上，手則是像在模仿對方的動作一樣，繞到對方的背後，像是要把男子拉入自己懷中一樣。他彷彿可以聽見不屬於自己的心跳聲和呼吸聲，被誰環繞的感覺讓少年閉上了眼睛。

「那、晚安？」少年說：「如果這樣能讓宵溫暖一點的話。」

*

他滿意地闔眼：「嗯，晚安。」懷抱著彼此的冬夜，男子的呼吸逐漸與少年同步而平緩，內心的不安被對方的心跳一點一點地驅散，這是他近日睡得最安穩的一次。

*